

賦聽 與異域子民相遇

◆ 文／吳弘斌 臺中慈濟醫院耳鼻喉科主任 攝影／曾秀英



人工電子耳在十餘年前引進臺灣時，還只是單頻的電子耳，如今發展到能用多音頻來傳導，就好比從卡式收音機到環繞音響般的大躍進，對病人是一大福音。

如果失去聽的能力，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，以人工電子耳的技術為重度聽障者重拾希望，是我一直在做的。其實許多電子耳手術及復健後的小朋友，成績不輸給一般孩子，能過著正常、快樂的生活，而老人家也不用退縮在角落裡，讓生活變得多彩多姿。

《異域》（作者鄧克保）是我在念小學時期看一部很有名的戰爭文學小說，主角是從雲南往緬甸撤退、最後留在了泰北的滇緬遠征軍，印象很深、很是敬佩。二〇一四年，我居然遇到了《異域》主角的後代。

而小安算是第三代了，是早產雙胞胎中的弟弟，他們一出生就有心臟、聽力、肺、支氣管等一堆疾病，當時一家人都沒有健保，要照顧這兩個孩子非常辛苦。經濟很拮据的情形下，父母仍努力地為孩子爭取生存的權利，讓兩個孩子都活下來……

接手艱難個案 他聽到聲音會說話了

但小安三歲了，還是聽不到，接受過一次人工電子耳手術未成功後，轉來臺中慈院由我接手。

對我來說，這是由電子耳的權威醫院轉來的個案，等於是對我們能力的肯定。當然，我更希望能幫到這個孩子，不光是因為他是《異域》的後代、也看見父母對孩子的用心，更是因為身為醫師，我就是希望能經由自己的手，讓他跟其他聽障孩子一樣，聽得到聲音。

我們執行第一次手術時碰到很多困難，因為小安的顏面神經蓋住耳蝸，沒辦法在耳蝸找到位置放電子耳，沒有位置也可以放，但必須把顏面神經剪斷，但如此一來，臉就會整個歪掉，這也是之前手術沒辦法成功的原因。

後來我多方嘗試，甚至把小安的頭轉向另一邊，做反向的耳蝸植入手術。但後來的作法是：在神經的邊緣切一個縫，把兩個顏面神經剝開來成兩半，成功從兩個顏面神經中間把電子耳放進去。手術花了五個多小時才完成，比平



吳弘斌醫師為早產兒小安執行人工電子耳手術，再困難也要想辦法完成。

常多了近兩倍時間。術後很順利，小安聽到聲音了，之後的復健也很好，他對聲音有反應，對聲音很敏感，大家都很开心。

突然又聽不見 再次電子耳手術

不料術後六個月，電子耳的十二個電極，電阻變高了，過了九個月左右，只剩下兩個電極能使用。一個多頻道的電子耳至少要有八個電極能用，只有兩個大概就像早期單頻道的電子耳，聲音效果變得不好了。

一開始我想可能電子耳是瑕疵品，或是體弱的小安耳蝸內發生感染或其他原因導致，所以，再放一個新的電子耳是

我們當時唯一能做的事。之前的電子耳取下來後送回國外原廠測試，結果並沒有問題。

新的電子耳一樣成功放入，十二個電極也運作得非常好，但過四個月左右，重演一樣的狀況，十二個電極的電阻又一個個上升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如為細菌感染，給抗生素應該有效；如是發炎反應，給類固醇或是抗發炎藥物也應該有效，但無論我們用什麼藥都沒有效，找不出原因。

小安雖有心臟病、腎臟病，仍是活蹦亂跳的孩子，面對這結果，父母也很心疼，因為他們曾經看著他會說爸爸媽媽，又變不會，然後又會又不會，心裡

也覺得不知道能再多做什麼。我曾經打算，只要父母願意，就再裝第三次看看，慈濟基金會願意再次補助，雅文基金會也同意補助第三次的費用，爸爸希望再試，媽媽覺得孩子已經很苦了，就決定不再手術了。

小安是我第一位開兩次電子耳手術的孩子，我推論不是電子耳植入體本身的問題，應該跟孩子本身的疾病有關。卻因為有太多的先天性疾病，沒辦法對孩子整個頭顱做檢查。

張開「笑」的翅膀 快樂天使平苦難

今年五月初，四歲多的小安在臺北的醫學中心過世了。我感覺這是個非常好的家庭，爸媽對孩子無微不至、用盡能量去照顧，我很高興有機會在過程中幫了一把，或許並不盡如人意。有時會想不知道還能做什麼？但從事電子耳手術多年後遇到這一次事件，我得到一個啟發：醫師跟病人是連結，讓病人的生命歷程轉個彎，我參與了他們人生的一部分。

只是我心疼小安，覺得這個孩子有非常好的心靈，從來不怕醫師，打針永遠不哭，要抽血手就伸出來，好像這是一個習慣的事，他也不在乎，總是笑嘻嘻的，對生命的苦難是微笑面對的態度，是一個好像對生命的痛苦視若無物的、像玩笑一般就過去的孩子。

佛教講因果，或許結果不盡如人意，



吳弘斌幫助小安裝設電子耳，讓他能聽見、開口說話，可惜後來又失去聽力。圖為小安在爸爸的鼓勵下親吻吳弘斌醫師的臉頰表示感謝。



吳弘斌醫師每每看到小安父母對他的愛與不放棄，心裡都很感動。

父母非常疼愛這個孩子，雖然長得並不特別帥，但是他的眼睛閃出的靈動是會讓人很喜歡的孩子。雖然他是那麼小，可是卻可以永遠微笑面對他所遭遇到的苦難，在做心臟手術、支架手術時，我雖然不在他身邊，但相信他仍是笑嘻嘻的度過這些事情，他把這些事當一場遊

戲，愉悅地走完這一遭。

雖然時間很短，但我認為小安還是帶給周遭的人很多歡笑，我心疼他，不會因為知道醫師要幫他開刀就害怕，看到所有醫護人員都是笑嘻嘻，擁抱每個醫護人員，在醫療糾紛那麼多的今日，這些孩子、這類病人給我們最大的支持，讓我們可以繼續走下去。

其實每個電子耳的孩子都是很特別的，因為他們極重度聽損，跟一般人不一樣，所以會有各式各樣的異常。小安的案例我是第一次碰到，相信在臺灣也很少見。我查很多文獻，都查不出適當的原因在他身上做解釋。

小安家住中壢龍潭，雖然我沒有看過也不認識那裡的慈濟志工師兄師姊，

但他們總是定期前往探視，我覺得很感動，即使手術結束回到家，有志工協助持續關懷他們。此外，我們的醫療團隊沒有因為第一次手術電子耳功能不彰就放棄，我更確信，我們其實建立了不錯的人工電子耳手術團隊。

「人力有時而窮。」儘管每件事感覺已做到最好，好像不是都能得到很完美的答案或結果，但家長、很多人都看在眼里，給我們肯定。我想，做得還可以，但還要繼續努力，醫療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事，有時也得不到答案，生命還是有很多很奧妙的地方，感謝小安給我這個機會，在他身上學到我以前沒有想過的事情，我會繼續努力。🌱



雖然小安短暫的一生大多在醫院度過，但他帶給周遭的人是歡笑與美好的回憶。圖為父母陪伴小安進行聽力復健。